

# 移车

◆ 孙道荣

同学会。主桌上，张处长、何总、王主任们，相聊甚欢。

黄四默默地坐在一隅，偶尔和坐在旁边的同学碰个杯，说句话。

张处长陪着何总过来敬酒了，大家都站了起来。张处长大着舌头说，何总现在事业做得很大咧，这是我们老304班的骄傲啊。来、来、来，我陪何总敬大家。

张处长与何总，端着酒杯，挨个碰杯。黄四也将杯子伸了过去，不知道是离得远，还是张处长与何总都没看见，没碰着。黄四讪讪笑，随便碰了旁边的一只酒杯，然后一饮而尽。

几个同学又纷纷站起来回敬何总，张处长一旁笑吟吟地陪着，让敬酒的人也介绍介绍各自的情况。虽然是老同学，很多人平常并无联系。

黄四忽然尿急，估计是啤酒喝多了。前不久单位体检，他刚查出前列腺有毛病，医嘱千万不能憋尿。

他犹疑着是等张处长与何总回座之后，再去上厕所呢，还是马上去？人家正在敬酒，这时候离桌不礼貌。黄四使劲憋着。

越憋越急。黄四正思忖着怎么办，忽然包厢里走进一个保安，喊道：“A8888的车主在这里吗？请移下车。”

移车？真是一个离开的好借口。黄四闻声快速站了起来，向外走去。

同学们都疑惑地看着他。黄四来不及解释，只匆忙丢下一句，“马上就回。”

何总赤红着脸，看着黄四的背影，忽然，想起了什么，把正要离去的保安喊了回来：“你刚才说移车？哪辆车要移？”

保安说，“车牌号A88888啊。刚才出去那人，好像就是去移车了吧？”

“你确定是A8888吗？”何总瞪着大眼，问。

保安点点头。

一旁的张处长笑着说，这么好的车牌，想必是何总你的座驾吧？

何总白了张处长一眼，别开玩笑，我哪里能开得起那种豪车？！我的车刚才就停在它旁边，是一辆酱红色的宾利慕尚，我还特意绕着它看了几眼呢。多好的车啊，我那辆奔驰，在它面前简直就像个玩具。

何总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转身又问张处长，刚才离开的那位同学，叫、叫什么来着？

张处长迟疑着说，好像是黄……

旁边有人答，“黄四。”

黄四，黄四，嗯，我想起来了。哎呀，这小子现在都开上宾利了，看不出来，一点也看不出来，真是越成功越低调啊，不得了！

张处长一脸懵逼状，同桌的其他同学也个个茫然。

何总激动地说，你们知道吗，光他那辆车，最低的标配，都要400多万，咱们全市不超过三辆。真是真人不露相啊，等黄四，不，不，不，等黄总回来，我要好好敬他几杯……

黄四上了厕所，长长地吁了口气，又在厕所抽了根烟，才回到酒桌上。

何总和张处长还在他们这桌，而且，奇怪的是，竟然还搬来了椅子，一左一右坐在黄四的身边。

何总站起来，为黄四斟满酒，然后，端起酒杯，对黄四说，“黄总，来，刚才没机会敬你，我先敬你三杯，先干为

敬。”说完，一仰脖子，干了一杯。

黄四受宠若惊地端起啤酒杯，也一饮而尽。

何总与黄四连干了三杯。

接着，坐在右侧的张处长，又亲自为黄四斟满酒，黄总，我也敬你三杯。一边喝，一边大着舌头说，黄、黄总啊，上次你托、托我那事，没、没给你办成，真是抱、抱歉啊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今后有啥、啥事，吩、吩咐小弟一声，保证办、办得妥妥的。

同桌的老同学，一个个端起了酒杯，敬黄四。

旁边桌子的同学，也一个个端着酒杯，过来给黄四敬酒。

黄四不知道这是咋了，怎么上了一趟厕所，回来大家突然都要敬他，而且个个一脸恭敬？不管他了，先干杯再说。一杯，一杯，又一杯。

黄四突然又尿急了。

黄四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结结巴巴地说，我、我去方、方便下。

张处长说，要不我搀扶你一下？

黄四摆摆手，不用。摇摇晃晃地向卫生间走去。大家一脸崇拜地目送着黄四摇摇晃晃的背影。

这时，刚才那个保安又走了进来，大着嗓门说，“我再问一遍，A8888的车主在这里吗？麻烦你赶紧去移下车，你的车挡道了。”

又是A8888？这么说，刚才没移走？那黄总，不，不，不，黄四刚才是……？

张处长与何总，面面相觑。



世相素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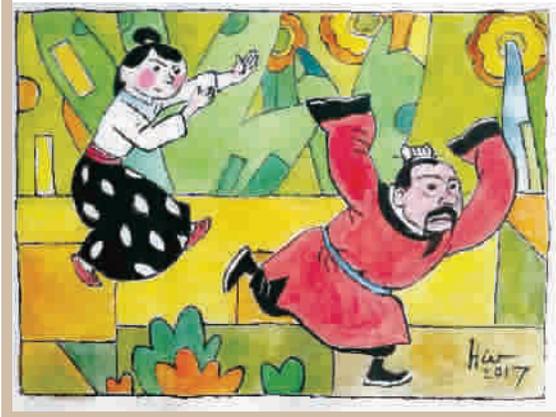
古人市井笑话

# 耳光

韩非子 原作  
韩伍 改编并画



王爷喝醉了酒，昏昏沉沉睡着了，专门管理鞋帽的小官担心王爷受凉，便在他身上盖了件衣服，王爷醒来很恼火，便问旁边的官女：“这是谁干的？”官女说：“是小官替你盖的。”王爷把那小官叫了来，生气地说：“你这个专管鞋帽的小官来管衣服，超越了你的职权范围，替我重重地打。”官女没办法，只得打了小官两记耳光，然后她说道：“我是个侍从，打耳光也超越了我的职权，我也该打。”说罢就自己打了好几个耳光，接着她说：“既然谈开了，让我谈谈透，最该挨打的还是你大王。”王爷吃惊地问：“怎么是我？”官女说：“怎么不是你，因为我是受你大王的指使才打的，我超越职权是你造成的。”王爷说：“那么，我是大王呀！”“大王怎么啦？当大王的如果不讲理，大臣们怎么肯服你，现在我开始打你了。”王爷发怒了：“慢！要打也轮不到你来打，也要由大臣们来打。”官女也生气地说：“打耳光不分地位高低，刚才打小官是我，如今打王爷也应该是我。”“不行不行，王爷挨打，成何体统？”说罢就朝花园逃去，兜了几个圈子，官女还是追上了王爷，重重地打了他两记耳光。



高中那会儿，大家的弦都绷得很紧。决定一生命运的高考即将到来。

班里有位女同学洁，漂亮而又高傲，成绩又好，好多男生都喜欢她。但她就像公主，除了与极少数同学攀谈之外，几乎拒他人于千里之外。传说她是中医世家，照理，中药草木味并不好闻，但她从身旁飘过，总留下一缕淡雅而又沁人心脾的味儿。

像香妃格格。明人也嗅到过，很难忘。

这样一个人，不是什么人都能爱的。偏偏平恋上了她。

平长得平平，成绩也不佳。他竟开始悄悄追求天鹅一般的洁了。别人并不知情，明人是平信赖的朋友，自然了然于胸，明人断定平是想吃天鹅的那只癞蛤蟆，注定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
# 神药

◆ 安谅

这天晚上夜自修，大家都较着劲似的恶补功课，不愿过早离开教室。闪亮的灯管在嗡嗡地响着。空气流淌着一种混沌。突然，有人哇地叫了一声，是坐在前排的洁晕倒了。

大家一哄而上，却抖抖缩缩不敢动弹。平走近了，轻轻扶起躺在地上的洁，让女生帮着扶着洁坐下，洁此时已睁开了眼睛。平则冷静地让人拿来一杯温水，从口袋里掏出一袋白色颗粒状的东西，倒进去，摇了摇。便用杯沿碰了碰洁苍白的嘴唇，洁先似乎有一点抵触，之后，舌头不易察觉地舔了一下双唇。待平将杯子再凑上时，她开始接纳了。咕嘟咕嘟的，一杯水下肚，洁的脸色和双唇也渐渐红润起来。明人看见了，洁向

平送去柔情的一瞥。

不用说，平从此和洁关系非同一般了。而当时平究竟用的什么神药，他俩讳莫如深，大家也猜测多多。

明人是平的好友，也不得而知。猜测最多的是平这把中药粉剂，据说，是平向洁的爷爷讨来的。可这似乎太悬，平有何法力能获取这神药。

还是在多年后平与洁的婚礼上，平才披露谜底。他是真心爱洁，未唐突表达，先默默关注。

洁有贫血症。而平随身携带的是一袋砂糖。



明人看世界

已经是深夜11点钟了，小区显得有点冷清。小区保安严涛走出门卫室，关上大门口铁门，来回巡视着。

“涛哥，您好啊！”陶江嘻嘻哈哈地从外面走了进来。

严涛一时没有转过神来，眼前称自己“涛哥”的陶江，已和自己失联两年多了。眼下，陶江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，深夜充当不速之客，严涛不由得引起了疑惑，问道：“稀客，是哪阵风把你吹来的？”

严涛和陶江同在一家超市当过售货员，在一间出租屋里相处过一段日子。两年前，那家超市倒闭，严涛考取了保安，在小区值班，而陶江不告而别，不知去向。陶江径自走进门卫室，重手重脚地坐了下来，还没等严涛发问，似嗔似怨地翻起了眼皮子：“涛哥，我可一直惦记着你呢！今天，我是特地来拜访你，还带来你这个‘业余音乐家’顶喜欢的流行音乐！”说着，拿出“随身听”摆弄起来。

严涛忽然想起了什么，若有所思地问道：“小陶，两年多不见，你也喜欢上音乐啦？”

“怎么？就许你喜爱音乐，不兴我也喜欢？我这个‘走音歌手’也搭着了音乐的神经了。喂，牛皮不是吹的，火车不是推的，我不但喜欢中国的音乐，也爱肖邦的《浪漫曲》、柴可夫斯基的《夜曲》……”

严涛心里清楚，他分明是张冠李戴，依然是当年胡乱乱吹、信口雌黄的牛皮鬼。严涛心里隐隐地感到一种烦躁和不安，微皱着眉头，浓眉下一双明亮的眼睛，久久地停留在陶江瘦削的脸上，想

搜寻着什么，看出点啥名堂来。“听音乐吧！”陶江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噤，尴尬地笑笑。说着，拿出“随身听”，揷动了开关按钮。门卫室顿时响起一阵很嘈杂的摇滚乐曲。陶江一会看着门卫室外，一会看看严涛的表情，一会故作姿态，随着乐曲笨拙地扭着身体。

随着动感极其强烈的重金属音乐，严涛也忍不住晃动起身体，沉浸在音乐之中。看着严涛的神情，陶江狡黠地笑着，显出得意的样子。倏忽，一辆白色的面包车从小区里开了过来，停在大铁门后面。陶江迎了上去，对坐在副驾驶座上的“光头”眨了眨眼睛，欣喜地叫了起来：“光头，是你啊！怎么

◆ 朱扬清

这么巧，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涛哥。”

光头跳下驾驶室，满面堆笑，亲昵地叫着“涛哥”，并伸手想和严涛握手，严涛并不理会他。这辆面包车的两个小时前进入小区时只有驾驶员一人，怎么又冒出个光头来了呢？保安的职业本能让严涛多了一个心眼，不由得警觉起来。

陶江和光头一起簇拥着严涛走进门卫室。陶江伸手在“随身听”上一动，放大了音量。顿时，“随身听”里的摇滚乐曲喧嚣的声浪仿佛要把屋顶掀开似的。“涛哥，你好好听音乐吧，我去替你开门！”陶江显得十分殷勤。

严涛知道，陶江是个属算盘珠的人，拨一拨，动一动，从来不

会帮人做事的，今天一反常态，看来这里面有鬼！他把陶江往后一拉，说：“不！我去！”

陶江有些急眼：“这有啥关系，又累不着我。”说着，用身体挡住了严涛，自己往门外走。

“走开！”严涛一挥手，使劲推开了陶江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：“你搞什么名堂？跟我要心眼，你还嫩了点！”

严涛打开面包车的门，只见拆了椅子的车厢里有两辆崭新的助动车，不无讥讽地说道：“跟我唱‘狸猫换太子’啊！进小区时装的是破烂的助动车，眼睛一眨，老母鸡变鸭，陶江你真行啊！”严涛咔嚓一声迅速锁上了大铁门，按响了报警器，演出了一出“瓮中捉鳖”的好戏。

## 【为什么要“服毒”】

高考之后，老周的孙子感到自己考得不够好，老周的儿子就安慰他说：“考得不好就复读吧。”有些耳背的老周听到后大怒：“不就是因为没考好吗，为什么要服毒，真没有出息！”

## 【回到童年】

老周给我发条微信，说他昨夜发生件大事，让他年轻了几十岁，一下子回到了童年。我有些羡慕又有些纳闷，于是发微信问道：发生了啥大事？老周回复道：昨夜我尿床了！

## 【AA制】

我和老周在小饭店里吃完饭去结账时，我开玩笑地对收银员说道：“小妹妹，你看我俩谁最丑就由谁来结账。”收银员很认真地看了看我俩，建议道：“我看你俩还是AA制吧！”  
陈抗美



# 瓮中捉鳖



街头巷尾